

湘潭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8

目 录

· 回 忆 录 ·

- 毛主席笑谈纸老虎……………叶泽农 (1)
- 回忆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
- 我见到了毛主席……………邱 阜 (4)
- 回忆朱总司令二三事……………金海贤 (8)
- 太行浩气传千古……………叶泽农 (14)
- 回忆左权将军壮烈牺牲时的情景
- 猛虎变蛟龙……………曹湘云 (18)
- 黎锦明忆鲁迅……………胡丕楚记录整理 (24)

· 人 物 传 记 ·

- 张同嗣烈士传略……………陈 旻 (27)
- 怀念张同嗣烈士……………田翠竹 (41)
- 杨度的一生……………罗尊柱 (43)
- 龙兼公与长沙《大公报》……………龙念慈 (52)
- 张平子传略……………周家乾 (65)
- 我所知道的张平子先生……………田翠竹 (72)
- 王壬秋评传……………李寿冈 (77)

· 历史考证 ·

太平军攻占湘潭考·····李寿冈 (98)

· 文化教育 ·

湘潭中学校史(部分)·····贺云汉遗稿(112)

湖南私立化民中学创办记实·····周家乾(117)

湘潭最早的三所女校·····陈 畅(131)

我所知道的湘潭女师及校长吴剑·····黎尚廉(137)

湘潭湘剧概况·····文剑梅(140)

· 工厂矿山 ·

我国最大的锰基地——湘潭锰矿·····张 畅 谭佳桂(146)

鹤岭风暴·····佳 桂 张 畅(150)

湘潭膏盐矿盛衰简况·····曾绍参(159)

湘潭膏盐矿童工的悲惨生活·····陈德明等口述(168)

上海光新、南华两家印染厂内迁湘潭简况

·····庞子明 刘福宁(173)

· 贸易行业 ·

解放前湘潭的磁商行业·····黄奋吾(177)

湘潭金银首饰业的概况·····李松华(181)

大成昌南货号的十年·····宋后昌(188)

历史悠久的协盛西药店·····聂明玉(193)

毛主席笑谈纸老虎

——回忆毛主席和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

叶泽农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同志正在院子里闲步聊天，忽然看见一个外国老太婆由两个同志陪同，沿着下面院子的围墙谈谈笑笑地走来，一会儿她打开手提包，拿出梳子，对着手提包内嵌的小镜子，一边走，一边理了理自己花白又带黄色的卷发，然后把梳子放在手提包内。我们一伙为这位陌生的外国老太婆吸引住了。

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后面，依山打的一些土窑洞就是我们的住地，土窑洞的院坝，正是下面一排石窑洞的屋顶。这排石窑洞住的都是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记得有蔡畅、秦邦宪、邓发等同志，还有王明（即陈绍禹）夫妇。毛主席住在这排石窑洞的尽头。石窑洞的前坪，有土墙围着，里面种了些花草树木，显得十分别致。

当这位外国老太婆走进一间院子时，我们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也就沿着屋顶上的小围墙跟着去了。这时毛主席站起身来，

迎着她，十分亲切地握手、让坐。至此，我们才知道这位外国老太婆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谈话是在一个石窑前的坪里进行的。坪里放了一张小石桌，几张凳子。桌子上放了两把茶壶和几个小杯子。参加谈话的人不多，大约有五六个人。

谈话持续了很久，时而可以听到几句。谈话不久，毛主席拿起两把茶壶摆在小桌的两个角上，他说：“这一把茶壶是代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另一把茶壶是代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把茶壶之间（意即两个阵营之间），隔着辽阔的地带。”随即他又拿着一些小茶杯摆在两把茶壶的周围，继续说：“这些小茶杯代表着广大的美国人民和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美国要想进攻苏联，就先要向美国人民进攻，和压服这些国家；而美国人民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会愿意的，会起来反对的。只有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进攻，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避免。”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希特勒纳粹分子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随即挥师东向，进军东北。在我东北联军和派往东北的八路军密切配合下，迅速攻占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张家口等广大地区和城市。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鬼子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进行威胁讹诈。我们少数的同志，甚至解放区内有的报刊，也为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当义务宣传员；有的同

志还患了“原子弹恐惧病”。这确是当时我们一部分同志中的思想情况。

毛主席在接见斯特朗时，斯特朗提出：“如果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轰炸苏联呢？”毛主席笑着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起来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主席还进一步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纸老虎。

毛主席和斯特朗的这次谈话，以形象的比喻阐明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打败蒋家王朝，树立了坚定的信念。

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后不几天，在延安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斯特朗发回美国的一则电讯，中有斯特朗的一段话说：“毛主席是在人民群众之中，当我和毛主席谈话时，一群天真的孩子站在《石窑洞》屋顶上看一个有趣的外国老太婆和他们的主席谈话呢！”

我见到了毛主席

原湘潭军分区政委 邱 阜口述

陈旋天整理

一九三八年，我在八路军三八五旅给旅长王宏坤同志当警卫员。部队驻扎在甘肃省庆阳县。这年三月的一天，王宏坤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延安去，要我做些准备。

听说去延安，我不由得高兴起来。那时部队驻地离延安比较远，我还没有去过。心想，能逛逛延安城，看看党中央所在地该有多好啊！当后来我得知旅长到延安是去向毛主席汇报时，我更高兴了，心里又兴奋又激动。我自一九三二年在鄂豫皖苏区参加红军以后，早就听首长和同志们说过，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我们穷苦人的救命恩人，我打心眼里就想见到这位伟人，可是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机会来了，我怎能不高兴啊！到了晚上，心里也总是惦着这件事，翻来复去睡不着。天还没有亮，我就起了床，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其实行装很简单，从白天听说去延安就作好了准备，再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了。这样，便又呆呆地坐在床上想着见毛主席的事，一直挨到天亮。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急急地出发了。一路上，我人在马上，心却飞到了延安，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不停地催着马快跑，想早一点赶到延安去，好见毛主席。但没有想到路程会有这么远，整整跑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赶到延安。当晚，

我们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

要在往常，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后，我总要到外面去逛一逛。唯独这一次，我哪里也不敢去，一步不离地跟着旅长转，生怕他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把我拉下。旅长感到奇怪，问我怎么不到外面去玩玩，我说不想去。可是转来转去，旅长还是没有到毛主席那里去，我急不过了，便问他：

“旅长，你怎么还不到毛主席那里去呀！”

“你这个小鬼，看你急的！”旅长笑了笑说，“毛主席还没有通知哩，你今晚就放心睡觉吧！”

听旅长这么说，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拉下，心里才开始踏实了。但还是没办法睡着，人躺在床上，脑子却一个劲地想着明天见毛主席的事，琢磨着如果真的见到毛主席我说些什么呢？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接到电话通知，要旅长下午一点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连中饭也没有吃好，就催着旅长快走。一路上，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心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连走路也觉得别扭。离毛主席的住地越近，心就跳得越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一袋烟的工夫，我们就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警卫人员将我安置在警卫班休息后，便带着旅长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去了。毛主席住的屋子正好在警卫班对面，离得很近，不过几步远，靠南面有一个很矮的窗子。我想去看看，又不敢去，只好站在警卫班的门口，望着那个窗口，盼望毛主席走到窗口来。可是望了一个下午，眼睛望痛了，也没有见到毛主席在窗子上出现，一直到炊事员喊吃饭的时候，才看见毛主席和旅长从屋里出来。毛主席着一套半旧的灰布衣服，穿一双旧布鞋，没有戴帽子，头发很长，怕

是好长的时间没有理了；身材很高大，看上去有些消瘦，脸也很黑。不过腰板很硬朗，人也显得很精神，他一边和旅长小声说着话，一边向警卫班走来。我开始还站在门口看，见毛主席来了，不知怎么搞的，心里却害怕起来，赶忙退回屋子里悄悄地向门口张望。毛主席走到警卫班门口，便停下来，把他的警卫员喊到跟前，小声问他：“王旅长的警卫员呢？”

“他在屋里。”

“吃饭了吗？”

“还没有哩。”

“他是新来的同志，是我们的客人，”毛主席说，“等下吃饭的时候，你要好好招呼他。”

毛主席说的话，我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感到心里头热乎乎的。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工作这样忙，也没有忘记我这个普通的战士，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也亲自交代，这是多么好的领导啊！我不觉眼眶发热，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

见到了毛主席，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可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还没有看到，总觉得心里头缺点什么。开饭的时候，毛主席的警卫员打饭去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这是个好机会，便悄悄地跑进毛主席住的屋子里。我原想，毛主席是我党的领袖，一定住得很好，可是当我进去一看，却和我想的完全两个样子：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个不宽的小炕，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炕上只有一张半旧的炕席，一床洗得发白、折迭得很整齐的黄被子和一个没有枕巾的枕头，枕头旁和炕上堆放着许多书，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张黑色的条桌，桌子上放着一盏马灯和纸、笔、墨等办公用具和书籍。桌子底下有一把小椅

子，坐垫后侧还缺了一块板子；炕当头有一个旧铁皮箱子，看样子是放文件的。箱子上面摊着一些书，都是把书页折迭着作了记号的。看着这些东西，要不是事先知道毛主席住在这里，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一个领袖人物住的地方。想着毛主席也和我们一样生活这样艰苦，我的眼睛又不由得湿润起来。我久久地站在屋子里，看着这简单朴素的摆设，竟忘了出来。直到毛主席的警卫员喊我吃饭时，我才离开。吃饭的时候，我问毛主席的警卫员，毛主席的伙食好不好。他告诉我，毛主席平时的伙食和大家吃的差不多，都是小米、两个小菜加一个汤；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菜，或是辣椒，或是别的菜。我听着，心里想，毛主席整日为中国革命操劳，可生活真艰苦啊！

晚饭后，毛主席和旅长没有休息，又回屋子里继续谈话去了，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结束。临走的时候，天很黑，看不清路，毛主席便喊来他的警卫员，对他说：“王旅长他们要走了。”意思是要他招扶我们。他的警卫员便回屋里拿了电筒，和毛主席一起把我们一直送到大门口。分手的时候，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嘱咐说：“天很黑，路上你们好走。”

我们走了十来步远，我想再看看毛主席，便转过身来，可是天太黑，再也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容了，只模模糊糊地看到大门口有两个站着的人影……

事情虽然过去四十四个年头了，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怎么也忘记不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想起毛主席和蔼可亲的面容，想起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我便暗暗提醒自己：无论自己的职务多高，生活多好，也不能忘记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忘记艰苦朴素的本色……。现在我虽然离休了，不在职了，我也将永远记住我们党的这些好传统好作风，在有生之年继续写好自己的历史。

回忆朱总司令二三事

金海贤

一九四〇年十月的一天，正当我在总政治部保卫部学习的时候，上级通知，调我去给朱总司令当警卫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啊，久久不能平静。心想，象我这样一个放牛娃，从来被人瞧不起，参加革命后，党把我培养成革命战士。现在，党又把这光荣重大的任务交给了我，给总司令当警卫员，可不是一般的工作呀！那一夜我一直没睡好觉。暗暗下决心，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这一光荣任务，就是掉了脑袋，也要保证总司令的安全。

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保卫部二科李科长（名字记不清了）送我到总司令那儿去报到。当时总司令住在杨家岭，到杨家岭后，李科长就把我介绍给黄科长（当时跟总司令一路从前方回延安的机要科长，名字也记不清了），不久李科长就回保卫部去了。黄科长了解我的情况后便向总司令作了汇报。晚饭后，总司令又特意来到卫士班了解我的情况。刚见到总司令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半天说不出话来。总司令见我这个憨样儿，爽朗地大笑起来，同时，拍着我的肩膀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啥时参军的，老家在哪，家里有多少人。我见总司令和蔼可亲的样儿，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总司令亲切

地对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只是今后说话要大声点，别像个姑娘似的，不然我听不着嘛！”说完，他又爽朗地笑了起来。对总司令亲切的话语，我边听边想：跟总司令在一块，真幸福啊！

“这里赛过了孙猴子的水帘洞”

我跟随总司令不久，解放区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国民党三十万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他们实行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妄图“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粉碎敌人的险恶阴谋，及时地向解放区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

那时，总司令刚从前线回来，他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人未下鞍就奔赴南泥湾视察。当时的南泥湾，一片荒凉，没有人烟，野草、荆棘长得比人还高，而且野兽很多，那些不怕人的野鸡，伸手就可以抓到。总司令为了弄明南泥湾的土质情况，便带着我们几个警卫员一道来到了南泥湾。没有路怎么办？总司令就领着我们一道，用一把日本大战刀边砍边行走。我们一直砍了二十多里地，才到达山顶（总司令当时给这个山取了一个名我忘了）。然后，我们几个警卫员分了工，有的搞炊事，有的找住宿，我就跟着朱总司令上了山尖。那时已是太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把南泥湾起伏的山峦抹上了一道道金灿灿的色彩，显得十分壮观。总司令站在高处，望着那壮丽的景色，敞开衣襟，豪情满怀，兴致勃勃地说：“好呀！好呀！谁说南泥湾荒凉？我看胜过那孙猴子的花果山！这回嘛，蒋介石的算盘可又打错了啰！”

说着，总司令开心地大笑起来。时近黄昏，找住宿的小王（名叫王记生）也来了。我问他住宿在何处，小王把嘴往窑洞方向翘着，悄悄地引着我走到了窑洞旁。一看，原来还不知是哪年哪月猎人挖了这么一个窑洞，窑洞下面水沟里有一股泉水流出，洞口边长起了几尺长的野草，我和小王刚走到洞口，两只野物从洞口里箭一般地冲了出来，一看原来是两只野兔。这个窑洞不算小，但里面很潮湿，光线很暗，有股臭气。我对小王说：“总司令住在这里不太合适吧，是不是另外找个地方？”“不要找了。”总司令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他环视着洞内，风趣地说，“这里很好嘛，把它扫一扫，多铺点干草，再加块油布，不是很好的铺位吗？”说着，就自己动手干了起来。我们住好后，总司令正在琢磨开发南泥湾的宏伟计划。小王从洞下面端了一盆泉水上来，说道：“我们住的真象‘水帘洞’啊！”

“水帘洞，”总司令被小王那种神情惹笑了，他笑着站起来说，“是的，据老百姓说，很久很久以前，南泥湾就没有人烟，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宝洞，有水喝，有柴烧，我看这里赛过了孙猴子的‘水帘洞’呢！”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开了。尔后，我心里激动地想：总司令啊！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流血流汗，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啊，可是，您总是百战不疲，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和您老人家在一起，我们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第二天，总司令在南泥湾视察后，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说：南泥湾是个好地方，可以开荒，大有发展前途。并一起商订了开发南泥湾的宏伟计划。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了。

“有福同事，有难同当”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刚开始，总司令就派我和其他九名战士一道去井湾（南泥湾一个小地名）开荒。总司令非常关心大生产运动，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视察。当时司令部驻在王家坪，距井湾九十多里地。有一次总司令来南泥湾视察，总司令来了，拿什么招待他老人家呢？我们十个人一起商量把我们的劳动果实每样都拿来一点请总司令尝尝以外，还打点总司令最爱吃的野味。那时，野味打得差不多了，但我们仍然打获了一只二斤重的野鸡。吃饭时，首长们在一处，我们在一处。总司令刚端起饭碗，一看桌上的野鸡肉，就对我们说：“你们有野鸡肉没有？”我们回答：“有。”总司令听了仍不放心，把手中的饭碗一放，亲自走过来看了一下，看到确有野鸡肉，他才放心。顿时，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司令是多么关心战士啊！

我还记得，在王家坪时，总司令经常对驻地老百姓访贫问苦。有次他去访问一户老百姓，刚一进屋，那位老百姓就急忙拿起一块干布，想把凳子擦干净给总司令坐。还没来得及擦，总司令一把抢过凳子说：“快莫这样，我们都是穷人，不必客气。”访问中，总司令发现他家生活十分困难，回来后就把自己替换的衣服洗干净叫我送去。我为难地说：“您就只这么几件衣服，送走了，有什么衣服替换呢？”总司令耐心地对我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我们和老百姓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总司令就是这样，心中时刻装着群众，这是多么高尚的无产阶级品德啊！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跟总司令当警卫员时，他那件棉袄就不知穿了多少年了。补了又补，袖子换了又换，里子也坏了，露出了棉花，可是，总司令仍整天穿着，舍不得换下来。我们警卫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心里总是想，一定要给总司令换件新的。一天，后勤被服厂的曾主任来到我们这里，我一把将他拉住说：“老曾，总司令那件棉衣也太不象话了，给他做件新的换了吧！”曾主任听了立即同意说：“我也早想过，只是怕总司令不同意，又不知他老人家的尺寸。”我说：“这不要紧，总司令和我差不多高，只是身子比我魁梧些，你做大一点就是嘛！”曾主任当即在我身上量了尺寸。棉袄做好后，我给总司令送去。总司令知道我的来意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严肃地对我说：“是谁叫你这样干的？”我说：“自己。”总司令更加严肃了，他走近我身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同志，我们的规矩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不要把国家当作肥猪嘛！”他见我有些委屈的样儿，又和蔼地对我说，“我们国家多灾多难，老百姓都在受苦，你要多替国家想想，替人民想想，不要老替我个人考虑，我不能特殊，也是人民的一员嘛！我这件棉袄还可以穿几年，你把这件棉袄送去吧。”没办法，我只好往回送，临出门时，总司令又叫住了我说：“以后给我做衣服或添用具，要事先问问我才行。”就这样，棉袄没有换成，倒换来了条新立的规矩。我把棉衣交给了曾主任，曾主任接过棉衣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好，留着吧，以后他要的时候你再来拿。”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离开总司令时，他穿的仍然是那件补疤盖补疤的破棉衣，我实在痛心。总司令啊，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真

是忘了个人的一切呀！

这些往事已过去四十来个年头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确实这样。我虽然和总司令在一起只有五个年头，但他老人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教育了我一辈子。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我时刻以他老人家为榜样，多考虑国家利益，少考虑个人。我在湘潭军分区任后勤部长时，从没有拿过衣服给子女穿，也没有拿过其它东西给家里。自己家庭有困难，从不向国家伸手。我经常想，总司令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了一辈子，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每当我回想起在朱总司令身边的日子，便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就好象他老人家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激励着我们向前进！

（本文作者曾任湘潭军分区后勤部长）

太行浩气传千古

——回忆左权将军壮烈牺牲时的情景

叶泽农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将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在太行山进行疯狂“扫荡”，左权将军壮烈牺牲后，朱德总司令为他写的一首挽诗。

一九四二年，我在八路军野战卫生部秘书室工作。我们机关住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的隘峪口。当时，辽县已被日本鬼子占领，隘峪口离辽县约六十华里。五月中旬，日本鬼子在太行山周围的交通线上调动频繁，这是对根据地即将进行疯狂“扫荡”的前奏。我们为了反扫荡，全体机关人员正忙于坚壁清野，疏散伤病员。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我正在值班，接到麻田八路军总部打来的电话，大意是说，根据情报，此次敌人“扫荡”的重点是冀西（即河北境内的京汉铁路以西，包括邢台、元氏、赞皇和河南的武安、涉县等地），辽县出来之敌主要是压迫我们向冀西跑，然后进行“围歼”，因此，要我们就地隐蔽。当时八路军野战卫生